善用AI　守住本心

■贾　永

创作心语

2026年3月24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发表了我的散文《我的AI兄弟》。不少读者提出，能否把这段AI历程系统地写出来，让初学者少走弯路——这便是写作《AI时代的记者——一个新闻老兵的人机协同手记》（贵州教育出版社）的最初动因。

在算法能瞬间生成万言文稿、数据可以精准规划采访路径、影像视频也能一键生成的今天，记者赖以生存的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，是否过时了？我的回答是："四力"永远不会过时，但需要因时而变、系统升维。

脚力，从"走到现场"升维为"全域感知"。AI可以扫描全网数据、规划最优采访路线，把海量信息瞬间推到我们眼前，但它永远无法复刻，当年边防前线的那个雨夜，我顺着电话线摸上炮阵地时掌心攥出的汗；更算不出看到战友作品见报，名字外却套了黑框时，我心中撕肝裂胆般的痛。AI虽然给了我们翅膀，但现场体感、风险与共情，这些生命体验的专属印记，依然需要靠双脚去丈量。

眼力，从"看见"升维为"看透"。AI可以精准识别数据异常、标注语义差异，帮我们看清信息的全貌，但它读不懂川藏、青藏两条高原公路构成的巨大"人"字背后，深藏着的"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"这一命题。"看见"是技术层面的捕捉，"看懂"是认知层面的解码，唯有"看透"才是价值层面的洞察。这层层递进的穿透力，靠的不是算力，而是人的思想深度。

脑力，从"思考"升维为"思想"。AI擅长从1到N的排列组合与逻辑梳理。而人类独有的从0到1的创造，才是思想的灵魂。采写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事迹报道时，我将长江、漓江、南渡江这3条与李向群生命息息相关的江河，与"改革开放20年"的时代背景熔铸在一起，写出了《20岁的生命礼赞》。复盘这一过程，我认为AI可以把这3条江写成地理坐标，但却无法挖掘地理坐标背后的意义。

笔力，从"人机书写"升维为"灵魂表达"。AI能写出四平八稳、无懈可击甚至抒情优美的句子，却写不出老英雄张富清典型报道中"英雄不讲自己的故事"这9个字的重量，写不出带着生命体温的、直击人心的表达。那是人类独有的灵魂共振，是笔尖流淌的生命温度。

如果把AI放回新闻实践的真实关系中，我们就会发现：AI不是主体，而是工具；不是心脏，而是翅膀；不是替代人，而是延伸人。所谓升维，就是让AI去扩大我们的认知边界，用升维后的"四力"，去锚定那些AI无法触及的思想重量。

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，目前的通用大模型在严肃内容创作上有着与生俱来的"人文盲区"——懂语法却不懂人间，懂数据却不懂思想。这促使我的创作重心发生转变：不再只写"怎么用AI"，而是追问"AI该怎么懂我们"。

越是深入人机协同的腹地，我就越清楚：AI能做的事越多，人越该知道什么是绝对不能交给它的。我在书中划出了四道边界——现场、意义、价值、责任。

现场不能让渡。AI至今在"云端"，没有生命，没有呼吸。如果把现场交给AI，就是把新闻从泥土拔到了真空，写出的东西再漂亮，也是悬浮的塑料花。

意义不能让渡。AI的逻辑是基于概率的统计，而新闻的意义是基于人性的共鸣。如果把意义提炼交给AI，无异于把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切成了冰冷的数据切片。

价值不能让渡。AI没有是非曲直的脊梁，始终倾向于给出那个"最不会出错"的答案，而不是那个"最接近真相"的答案。如果把价值判断交给AI，就等于让算法代替我们做道德的裁判，最终必然是用精致的圆滑，磨平新闻本该有的锋芒。

责任不能让渡。AI没有祖国，没有立场。它的所谓"中立"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风险。因此，人类与AI之间应当有清晰的边界：AI负责广度，我们负责深度；AI负责看见，我们负责看透；AI替人造"子弹"，由我们最后扣"扳机"。AI是战马，但拴它的那根缰绳，必须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。

面对AI，我的态度是不排斥、不盲从，而是"驯化"。我给几款常用AI定了角色：有主参谋，有推演官，有侦察兵。但角色只是表象，核心在于3件事：一是给AI立规矩，让它不抢笔、不越界、不装懂；二是允许AI犯错——如果没有"可以重来"的安全感，AI就会选择最保守的表达，那不是我们想要的；三是彼此"驯化"，我在"驯化"AI的同时，AI也在"驯化"我——逼着我把模糊的感觉说清楚，把"我觉得不对"变成"哪里不对，为什么不对"。

最危险的不是AI太强，而是人变懒。我经常一天和AI"泡"上十几个小时，有人问我，不担心被它异化吗？担心。所以更要警惕。我们一旦偷懒，它就会用流畅的废话杀死一篇好新闻；我们一旦糊涂，它就会用完美的逻辑传播一个错误。AI不能成为偷懒者的拐杖，而应成为勤奋者的翅膀。

就算AI可以画龙，至少在目前，它还不能点睛。我们可以让AI去读枯燥的背景资料，但必须亲自去采访鲜活的人和事；我们可以让AI搭建逻辑框架，但必须自己往里面填入带着烟火味道的细节；我们也可以让AI润色词句，但最终的事实核查与价值判断必须由自己完成。一句话，让AI做"参谋"，千万别将它当成写手。

AI还在迭代，未来还会不断进化，但只要人心还是热的，新闻就不会冷。AI给予我们能量，我们赋予AI热量。技术会进步，工具会更新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——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你写下的每个字负责。

我想说的是：带上AI，但别丢了你自己。屏幕对面可以是"兄弟"，但话筒前永远只能是你。

诗　品

自然、历史与人心的交融

——散文诗集《出天山》

■李风宇

大约在8年前赴伊犁参与援疆慰问交流时，我在乌鲁木齐与军旅作家堆雪初识。堆雪身上军人的硬朗与作家文人的温润相融，让我印象很深。他的作品《出天山》（新疆文化出版社）以纯粹的诗性书写，完成了地域经验、军旅情怀与人文哲思的深度统一。

堆雪扎根新疆大地，沉浸式体察天山南北的山川风物、人间烟火。这种创作在场性，契合散文诗"格物及心、言之有物"的创作规律。全书分为"雪""花""风""月"4辑，搭建起自然风物、人文肌理与个体生命相融的诗性空间。

从散文诗创作理论来看，《出天山》精准把握了"散文为体、诗为内核"的特征。散文诗的魅力，在于以自由的散文叙事承载凝练的诗性哲思，于寻常物象中挖掘深层意蕴。堆雪的书写始终保持克制的审美节奏，摒弃刻意的修辞堆砌与情绪宣泄。《出天山》第一辑"雪"为全书奠定精神基调。在《雪，自言自语》中，作者写道："雪也像一块橡皮擦，把我们这一生做错的几道算术题，擦拭得干干净净。今夜，月光如雪，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。"在这里，雪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致，而是承载岁月沉淀、连接天地与人情的精神载体。

相较于传统边塞文学偏重雄浑悲壮的宏大叙事，堆雪的创作努力实现西部散文诗的审美突围。第二辑"花"与第三辑"风"，聚焦新疆的风物细节，以细腻笔触重塑西部大地的生命气质。"落笔之前，牡丹已经盛开。它们先在你的眼里开一遍，然后在你的心里再开一遍。"（《纸上的牡丹》）这些篇章，将西部土地的温柔鲜活娓娓道来。"塔克拉玛干，我曾用热血和青春拥抱过你。千里漠野，随处可见我，那被石头和大风搁浅的诗页。"以《塔克拉玛干》为代表的篇章，则以千年顽石、戈壁长风为载体，描摹戈壁风物。"杀声渐渐远去，暮鼓悄悄逼近。在风与火、雷与电的砥砺中，那把在一颗脆弱的心上猝然卷刃的刀锋，又在热泪中忘情地恢复着体力……凯旋的战友，远征长城的兄弟。在一件古老的兵器上，在热血与花朵的怒放里，闻到了自己芬芳的血气。"（《雕塑：醉卧沙场》）作者将军旅生涯淬炼的坚韧底色，融入风物书写，让西北大地的刚劲辽阔不再是标签化的符号，让地域书写拥有真实质感、历史厚度与人文重量。

最后一辑"月"完成了全书的精神升华，让整部散文诗集实现诗意与哲思的闭环。"明月几时有？今夜有……有雷声起于床榻，帆影归于烟波。有移步换景的天狼星，有乱石破空的赤壁雪。明月几时有？明朝有。有笑，有哭，有灯花。有镜中故人，泪里家国。"（《明月几时有》）"今夜，我行走在高高的城墙之上，突然感到金与纸、歌与泪、血与火的历史，远比一层层青砖碧瓦更沉……站在大唐更远的风声里，我眺望马挂銮铃的城池：东边是水袖曼舞的歌吟，西边是枕戈待旦的铁阵。"（《长安月》）作者承接千年边塞诗的文化脉络，以月色为终极意象，将个体的生命感悟、戍边记忆、家国情怀，融入亘古不变的天地意境之中。月色的清寂悠远，中和了风沙的粗粝、风雪的寒凉，让西部的豪迈风骨之下生出温润绵长的诗意，也完成了作者个人的精神返乡。

《出天山》以自然松弛的书写节奏，打通了自然、历史与人心的深层联结，既传承了新边塞文学的精神脉络，又赋予西部书写全新的当代内涵，为地域散文诗创作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审美范式。

以笔为戈

——福建木刻版画中的抗日战争

■华　梁

艺　境

1938年5月中旬，厦门陷落，福州告急，当时的福建省政府旋即内迁永安。永安地处闽中山区，物产丰饶，地形易守难攻。抗战时期，随着大量学生和文化界人士的迁入，出版社、报刊社、书店、学校、剧团等纷纷设立，永安成为东南地区的文化枢纽。福建木刻版画就在永安文艺抗战的背景下繁荣发展起来。

参与主编《寒夜破路：福建木刻版画中的抗日战争》（鹭江出版社）的王晓戈介绍，抗战初期，福建民众识字率极低，文艺宣传需采用通俗化、图像化的形式。而木刻版画视觉冲击力强，线条有力，艺术宣传效果很好，因此成为老百姓看得懂的"大众文艺"。版画家萨一佛在《木刻画》中谈道："木版画的设备既简单又经济，而且在印刷方面也十分简便，这也是对抗战环境下宣传工具的一种探索。"

抗战时期的福建木刻艺术无论是表达内容，还是雕刻技艺，都紧跟时事。1937年至1938年是福建木刻版画的第一阶段。七七事变后，全民族抗战爆发，民族救亡成为木刻版画的重要主题。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战斗的直接号召和民族情感的喷发。胡一川用版画《抗敌》《汗滴鹭江堤》展现最初的怒吼；林天德的作品《我们要向鬼子清算不共戴天的血债》画了一把插入敌人胸膛的大刀，象征着中国人民奋起反抗，誓向侵略者讨回血债。

1939年至1943年是福建木刻版画的第二阶段。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展现后方的坚持与生产。战争不仅是在前线的拼杀，更是全民的、持久的、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坚韧抵抗。1942年5月，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内，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。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在福建文艺界产生深刻影响，推动了"文艺大众化""民族化"实践。萨一佛的《反攻》、朱鸣冈《胜利》《警报》、宋秉恒《垦荒者》《女童军》、野夫《敌人闯进来的时候》等版画，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。

回顾永安文艺抗战历史，福建籍教育家郑贞文在《现代青年与抗战建国》中意味深长地说："青年要知道此次抗战不单是抵御侵略求免灭亡而已。一个民族能够建设一个国家，使其永久生存于世界，除强大的武力之外，更需要有灿烂的文化。一个没有文化或文化落后的国家，绝难在现代战争上得到胜利，即使能获得胜利，也不能永久生存于世界上。"





上图：汗滴鹭江堤（木刻版画）　胡一川作

左图：反攻（木刻版画）　萨一佛作

迷彩书屋

长征

第6781期

军号、阵地与生命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父亲的阵地》

■栗振宇

作品读评

军旅作家石钟山新作《父亲的阵地》（花城出版社），是一部关于老兵的小说。作品通过"冲锋号""前进号""集合号"3个篇章，以父亲徐胜利一辈子的战斗生活为主线，讲述了众多老兵及其后代的人生故事。

坦率讲，最初得知这部作品出版的消息时，我还是有些意外的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石钟山就开始了父辈题材的创作。在短短几年里，他相继创作了《父亲进城》《父母大人》《父亲和他的警卫员》等9部中篇小说。后来电视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和《军歌嘹亮》，就是根据他的"父亲系列"小说改编而来。可以说，"父亲系列"成就了石钟山，也基本展现了石钟山的创作风格和底色。

时隔近30年，石钟山为何再次聚焦"父亲题材"？《父亲的阵地》怎样实现对"父亲系列"的超越？我既好奇，也替作家担忧。走出"舒适地带"不容易，文学创作尤其如此。所以，我几乎是带着审视的眼光，来读这部作品的。

应该说，在题材上，《父亲的阵地》依然可以算作是"父亲系列"的延续。所不同的是，相比于"父亲系列"主要侧重主人公在战后的家庭生活，《父亲的阵地》极大拓展了叙事时空。

小说先从父亲徐胜利在东北抗联的战斗生活讲起。后来，徐胜利跟随部队一路南征北战，经历了众多刻入军史的战役战斗。这是一幅宏阔的战斗生活画卷。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的战斗，解放战争中的四战四平、塔山阻击战、解放天津、解放北平、渡江战役等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原阻击战等，包括后来的边境作战，都通过徐胜利的战斗经历和视角，在作品中有所展现。在那些我们相对熟悉的战史中，都可以看到徐胜利的身影。可以说，徐胜利的战斗轨迹，是人民军队数十年战斗足迹的缩影。徐胜利等老兵们的家庭、情感生活景观，也深深打上了这些战斗历程的烙印。

这种全景式展现的架构，增加了作品的历史厚度，自然也增加了创作难度。因为"全"，就可能稀释细部，就可能缺少对复杂事件的细腻讲述，导致所有事件都可能被走马观花地讲述。作家是怎样处理的呢？在宏阔的战争背景中，他只选择父亲经历的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。比如解放战争中的渡江作战，比如抗美援朝中的铁原阻击战，如此等等。不求面面俱到，择其要者而述之。这种处理，当属一般的叙事策略。

更应注意的是，作家在讲述父亲战斗历程的时候，始终连着另一根线——战场牺牲、母亲生产、后代成长等。这些都与生命主题密切相关。战争，让关于生命的思考更加深刻。战争背景，更有利于让文学审美跃升为生命审美。

作品中有很多关于牺牲的细节。"前一秒眼前的官兵还活蹦乱跳的，可一扭头一场战斗下来，那些鲜活的生命就不见了。"惨烈的牺牲让父亲心痛至极，许多年之后，"心里依然不能平复，他端着饭碗的手都在抖，眼圈儿一次又一次发红""那些牺牲战友的样貌仍然会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"。所以在父亲看来，多生孩子就是为国家作贡献。"孩子是为国家而生的。有战争就会有牺牲，我希望我的儿女们以后都能成为战士，为建设保卫这个国家出力。""如果下次还要打仗，我就带上我的这帮儿女一起上战场。"

孩子的出生是伴随着父亲的战斗经历的。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天，部队就集结向天津和北平进发，平津战役即将打响。大姐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正随部队南下到湖南衡阳，围攻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部队。大哥出生时，父亲带着他的队伍正在翻山越岭地追捕土匪。二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。几天后，他再次入朝作战，遭遇极为艰难的铁原阻击战……战场上的残酷牺牲，与新生命的诞生交织。战斗在继续，生活在继续；有人为了集体，心甘情愿牺牲小我；有人为了坚守阵地，勇于牺牲生命……战争叙事连着生命叙事，悲壮往事中蕴含生命礼赞。

对生命主题的关注，是石钟山近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。从以作家早年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散文集《重逢》，到讲述一位革命前辈终生为烈士守墓的中篇小说《守墓人》；从刑侦题材长篇小说《向爱而生》，到谍战题材作品《问苍茫大地》《一世机密》《红色密码》，这些作品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生命审美意识——故事为生命主题服务，生命直接成为审美对象。《父亲的阵地》也是如此。它着力书写的其实并非战役战斗，而是老兵的生命轨迹。在父亲看来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战斗，就在于坚守自己的阵地。他的生命，就是战斗的生命。如果说此前"父亲系列"是生活审美的话，那么《父亲的阵地》就是生命审美。对老一辈军人的生命审美，正是《父亲的阵地》超越"父亲系列"的关键。

审美需要视角，艺术呈现需要载体。具体到《父亲的阵地》，作家赖以展开生命审美的桥梁，便是"阵地"和"军号"这两个极具军队特质的意象。

"军人的天职就是坚守自己的阵地，放弃自己的阵地就是逃兵。"《父亲的阵地》扉页上，写着主人公徐胜利这句话。

作品中，有很多关于父亲和战友在战斗中拼死守住阵地的场景。最典型的就是塔山阻击战和铁原阻击战。这两场战斗都打得极其惨烈，部队付出了极大牺牲，但最终守住了阵地。所以，父亲的阵地，其实是父辈的阵地。对以徐胜利为代表的老兵而言，阵地是战斗的阵地，也是生命的阵地；坚守阵地，是他们的天职；他们为阵地而生，甘愿为阵地献出一切。这就是他们的生命姿态。

与此同时，阵地在不同时间的战场上流动，也从战场流转到日常生活。在和平年代，父亲的阵地意识转化为高度关注安全局势、甘愿牺牲小家利益、无私关爱战友等。在日常生活的种种选择面前，父亲不仅守住了自己的阵地，而且把守住阵地的信念传给了子女。

父亲的子女们都与部队结下不解之缘。大姐本来在部队干得风生水起，结果因为父亲要把参军名额让给群众，被父亲强制退伍；大哥志愿到边防部队服役，后因参与重大任务，不惜以"牺牲"的方式，隐姓埋名多年；二哥先当兵，后下乡；二姐参加边境作战，志愿调到西藏，准备与战斗英雄高大山结婚，结果刚下飞机，就得知高大山牺牲……在和平年代里，父亲的子女们一如他们的父亲，部队生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命运；父亲的阵地深深影响着子女们的阵地。时光在流逝，阵地在变化，血脉在传承。

军号与阵地密不可分。父亲深知，在战斗中，军号不能停；军号停了，阵地就没了。在抗联的日子里，他曾经在被敌人包围的绝境中，吹响冲锋号，吓退敌人；在解放四平的残酷战斗中，司号员倒在他身旁，他抓过号来吹，吹到气竭，栽倒在地……晚年的何叔叔，得了老年痴呆症。记忆被疾病抹去，身体还记得军号声。只要父亲的军号一响，他浑浊的眼睛很快亮起来，右手缓缓抬起敬军礼。

军号、阵地，承载着老兵的生命。"墓地终于落成了，一排排，一列列的松树，像一群严阵以待的士兵。每棵树前，都立着一个小石碑，分别写着哨位1号，哨位2号，哨位3号……就像他们活着时坚守在阵地上一样。"《父亲的阵地》结尾，一群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老兵，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对生命的最后安排。尤为感人的是，作品中，何叔叔被安放到了1号树下，老兵们都来相送。父亲举起那把军号，吹响的竟然是集合号。清亮的号声响起，老兵们列队站好，举起右手敬礼。

永远听从军号召唤，永远坚守阵地，军人的一生就像在不同的阵地上回应不同的号声。军号、阵地，如同两枚鲜红的印章，印在一代老兵的生命履历上，也印在他们的人格高地上。我想，这就是作家对一代老兵的理解，也是对他们的生命审美。

最后提一下，石钟山的父亲就是一名东北抗联老兵。老人戎马一生，现在106岁了，身体还不错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